

## · 總編視角 ·

## 主持人語：

張耀銘是本刊讀者熟悉的一位大家，《新華文摘》原總編輯，江湖上有他不少美麗的傳說。2011年敝刊改版的第一期，耀銘兄就在“總編視角”開欄首秀——發表了《學術創新的幾個問題》的大作。此後美文迭出，連續在本刊發表了《“媒介融合”：學術期刊轉型發展的新趨勢》等佳作，本期又推出了長篇《數字人文的價值與悖論》，可謂碩果累累，令人感佩。

近年來，“數字人文”已成為學界、業界的熱點，儼然有顯學之勢。張文介紹了“數字人文”的基本概念及其發展源流，就學術期刊在數字人文興起中發揮的作用、數字人文研究的價值與悖論等重要問題，對數字人文的歷史及現狀做了富有學術價值的整體圖繪與理論探討。文章著力於闡述數字人文與傳統人文之間的關係。作者認為，數字人文研究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：一是從文獻檢索數據庫到量化分析數據庫的飛躍，二是從地圖到地理信息系統和空間分析的飛躍，三是從數據化到文本挖掘研究的飛躍，四是從文本到圖形圖像可視化的飛躍。

數字人文自誕生以來，就伴隨著不斷爭議和批評。作者在理論思考的基礎上，指出了數字人文存在的若干悖論：一是數字人文研究的大多數項目確實沒有推翻傳統意義上的預設，還沒有產生全新的敘述，更沒有出現震動學界的成果。二是某些數字人文倡導者重數據輕思想、重圖像輕文字、重印證輕發現，推崇數據中心論，從而削弱甚至消解了研究者的主體性。三是 GLS 建設需要相對完備、充裕與精準的空間、屬性數據及規範化處理，這卻是歷史地理研究中最欠缺的。作者提醒道，我們在享受數字人文帶來的各種便利時，也要避免成為“計算”和“數字”的附庸。

耀銘兄以其特有的幽默與睿智作出判斷，“一個幽靈，數字人文的幽靈，從歐美正向或正在中國遊蕩。”這預示著，新技術與古老學科的哲學關係將被重新審視，一種新的研究範式與方法不僅改變著傳統人文學科的研究手段，還改變著人文學科“解釋性學術”思考問題的角度和探索途徑。

劉曙光是《北京大學學報》的常務副主編，也是我們的老朋友。2011年敝刊改版第一期，曙光兄即在“總編視角”首秀——發表了《高校社科學報功能定位的反思》佳作，其後發表的《淺談學術論文的寫作與發表——基於期刊編輯的視角》等文章，均受到讀者的好評。本期發表的《做學問的境界》，也是學界所熱切關注的選題。

做學問的境界問題，是古今中外學術史上一個恒提恒新的問題。在當下市場經濟的大潮中，學術界、期刊界也不是什麼世外桃園，同樣充斥著各種各樣的誘惑，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濟世情懷和進德修身的價值追求受到嚴峻挑戰，學術生態受到嚴重侵蝕和破壞。如何構建風清氣朗的學術生態和學術氛圍，有識之士都在焦慮、不安之中不懈地探討和尋求。

曙光兄認為，學術生態的治理與改善是一個系統工程，不僅需要有關管理部門出台相應的法律法規來進行“他律”，更需要廣大科研工作者的良好的學風、學術道德來進行“自律”。做學問反映的是一個人的人生境界。求索真理、獲得真知是學者的初心和使命。當代學者不是“腐儒”，言行不能迂腐怪異，而要做“預流”的學問，一切學問要考慮“正德、利用、厚生”，要投身時代、記錄時代、與時代同行，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。既要清心寡欲，淡泊名利，體道合德，追求“趣味”；又要志存高遠，積極進取，具有人文情懷和家國情懷，守正創新，以生命為燃料打造精品力作，赤誠報國。提高人生的境界才能提高學術的境界，才能提高文字的境界，才能降得住浮躁之氣。這或許是解決當前學術不端、學術失範、學術胸懷褊狹的一劑良方。（劉澤生）